

冊二

書名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
 撰者 清 陳森 撰
 卷 冊二
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
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2
 編號 D8664900

品花寶鑑

第一回

史南湘製譜選名花

梅子玉聞香驚絕豔

京師演戲之盛。甲于天下。地當尺五天邊。處處歌臺舞榭。

人在大千隊裡。時時醉月評花。真乃說不盡的繁華。描不

盡的態。一時聞聞見見。怪怪奇奇。事不出于理之所無。

人于情之所有。遂以遊戲之筆。摹寫遊戲之人。而游

戲。最難得者。幾箇川情守禮之君子。與幾箇潔身自

彩色畫頁1
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64900
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-小說-62
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
 版權所有: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
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



品花寶鑑

第一回

K2982
(2)



双紅堂
小説
62(2)

品花寶鑑

古論書

六歲品

第四回

三名士雪窗分咏

一少年粉壁題詞

三不感書

卻說子玉正在體貼琴官心事。只聽元茂開著風門說道。了不得了。倒把子玉等唬了一跳。問道爲什麼大驚小怪。元茂道。你看地下已鋪了一層這棉花大的朶子。下起來一夜就有一尺多了。子玉同聘才到門口看時。果然飄飄灑灑。下起雪來。子玉道。這臘雪是最好的。今年一冬風燥

現在求雪。幸虧我們說著琴官。所以感召天和祥雲獻瑞。聘才道。今晚若下得一宿。明日我們就可以賞雪了。雲兒已拏了斗篷風帽來。請子玉穿戴了進去。這一夜足足下了有五寸多雪。直到天明。一陣陣的朔風吹來。寒冷異常。雪纔止了。真箇瓊裝世界。玉琢乾坤。一派好景。那李性全先生。清早起來。冒了寒。頭暈咳嗽。仍上牀躺了。覺得心裏煩悶。不令子玉等讀書。性全自己精於藥理。便叫書僮去。抓了幾味發散藥。吃了。蒙被安睡。子玉命兩箇書僮。在書

房外好好伺候。自己到了一箇小三間書屋。名爲二十四琴齋。這塊匾額。還是其祖文穆公手筆。子玉無聊。翻出謝惠連的雪賦。閱看。至皓鶴奪鮮。白鷗失素句。嘆賞古人工於摹繪。忽見天又陰得沉了。又悠悠揚揚的起來。那房上樹上的雪。被風刮得如梨花亂舞。卽分咐雲兒。叫廚房多備幾樣菜。請魏李兩位少爺賞雪。少頃送過一桌佳肴。請了聘才元茂過來。一同賞玩。子玉是不能飲酒的。勉強相陪。又將琴官的光景來問聘才。聘才見他心甚注意。便改

了。口風索性將琴官的身分性氣一贊。贊得子玉更爲傾慕。又想這箇雪天。若見瓊枝玉立。何異瑤島看花。真笑黨家錦帳中。醇酒羔羊。終不脫武夫氣象矣。吃完之後。煮雪煎茶。閒談一會。聘才元茂各自回房去了。忽見俊兒拿了一封書信來。簽子上寫著梅少爺手展。旁有一行小字。內信牋一紙。詩牋四紙。認得仲清筆跡。便問俊兒是誰送來的。俊兒道。是顏少爺的健兒。子玉道。叫他等一等。拆開看時。信牋上寫著是。

昨與庸庵同居虛室。玉杯寒重。始知六出花飛。銀燭光殘。纔見十分雪豔。冰山疊疊。圍成雲母屏風。寶塔層層。照見琉璃燈火。美人裝罷。玉戲貓兒。羅漢堆來。球拋獅子。黃昏選韻。白戰分題。愧乏瓊詞。聊爲磚引。謹呈冰鑑。乞報瑤章。庾香仁弟文几。庸庵囑候。仲清手肅。

子玉看了道。好工緻的尺牘。再看詩牋上寫著。雪窗八咏。

雪山

此峯真箇是飛來。白玉芙蓉一朵開。著屐好吟亭畔絮。

中不實錄 卷四 三
騎驢難覓嶺頭梅。幾看如滴非蒼翠。便使多殘豈劫灰。
雲雨夜深寒凍合。那堪神女下陽臺。

雪塔

散花人到梵王宮。多寶莊嚴盡化工。四角有時還碍日。
七層無處不驚風。月中舍利光何燦。水面浮圖色更空。
乘興若容登絕頂。願題名字問蒼穹。

雪屏

梁園昨夜報陽春。玉案珠簾鬪斬新。雲母好遮花御史。

水晶應賜號夫人。不搖銀燭光偏冷。便畫金鸞夢未真。
怪殺妓圍俱縞素。近前丞相合生嗔。

雪燈

挑檠幾度詠尖叉。此夜焚膏賽九華。織素有光寧向壁。
讀書無火是誰家。清寒已盡三條燭。照睡還看六出花。
記取元宵佳節近。鬧娥殘柳莫爭誇。

庸庵王恂初稿。

子玉看了道。好詩。這四首之中。自然以雪塔爲第一。雪屏

第二雪山次之。雪燈又次之。再看仲清的詩是。

雪獅

居然幻相長毛虫。白澤呼名偶擅雄。乘氣豈能騰海外。因風只合吼河東。黃金高座非難燦。紅樹新妝愧未工。若使龍邱居士見。定拋拄杖又談空。

子玉想道。雪獅此題。卻不好做。看他用典。舉重若輕。雅與題稱。非名手不辦。再看是。

雪貓

漫賭圍碁枕兩奩。狸奴如玉傍雕簷。聘來那得魚穿柳。引去還宜飯裹鹽。比似虎頭原有樣。奈他鼠輩只趨炎。牡丹此日飛紅盡。冷眼無須一線添。

子玉道。這首做得更好。第三聯調侃不少。再看下去。題目是雪羅漢。雪美人。子玉想了一想。題目比前六箇更加枯寂。卻難著筆。只見是。

雪羅漢

朝來誰爲啟禪關。面壁瞿曇杖錫還。解脫有心如止水。

游行無意定寒山。經翻貝葉空濛裏。社結蓮花頃刻間。
自是此身同幻影。點頭莫嘆石多頑。

雪美人

玉骨珊珊未有瑕。是耶畢竟又非耶。春心已似沾泥絮。
妾貌應同著雨花。後夜思量成逝水。前身風味記煎茶。
賣珠侍婢今何在。倚竹無言日又斜。

劍潭仲清脫稿。

子玉看畢。又輕輕的吟哦了幾遍。覺得仲清這幾首。雪獅

鏤金錯采。雪猫琢玉雕瓊。雪羅漢吐屬清芬。蓮花滿座。雪
美人雙管齊下。玉茗風流。卻在王恂之上。因想依韻再和
八首。未必能如原唱渾成。不如另擬四題。不落科臼。他這
八箇題目。都是從後著想。以虛作實。借賓定主。我卻從未
下雪以前著想。竟用四箇虛字。連著雪字作題。我想未下
雪之前。彤雲密布。空空濛濛。先有了下雪的意思。把雪意
做了第一箇題目。到了雪花飄了。模模糊糊。就有雪影子。
初下雪的時候。那雪珠浙浙瀝瀝。就有了雪的聲兒。把雪

影做了第二。雪聲做了第三。已經下了雪。那白皓皓一片。自然就有雪色。做了第四題。倒也新鮮別致。就構思起來。纔做了兩首。卻被元茂聘才進來看見。子玉遂叫他們也做幾首。元茂道。雪字下連了一箇虛字眼兒。我是做不來的。我只好咏咏雪罷了。聘才道。就是咏雪。要對卻費力。我只好做首絕句。元茂道。七箇字一句的累贅。我只會做五言律詩。子玉道。都使得。他們各自搜索枯腸去了。不多一會。子玉四首都已作成。用一張冷金牋寫了。又寫了一封。

回書。正要緘封。聘才卻笑吟吟的。拿了一張詩稿來道。做得不好。你替我改改。子玉接來看時。題目是咏雪。詩是。

舞向梅梢片片斜。蛾兒粉蝶滿天涯。分明仙品瑤台上。獨占人間第一花。

子玉詫異道。我倒不曉得你有這樣本領。你在詩上頭想。是狠用過工夫的。聘才道。我那裏有什麼工夫。就是記得幾枝曲子。隨便轆上的。子玉道。什麼曲子。聘才道。那舞向梅梢片片。及蛾兒粉蝶。是江天雪的走雪上的。子玉道。下。

兩句呢。聘才道。第三句是空的。末了一句用占花魁上獨
占這一齣戲。我就拉他來用做古典。子玉道。倒難爲你
得不著痕跡。說著元茂卻也做完。端端正正寫了來。子玉
看了。卻甚費解。只得贊道。工穩得狠。何不都寫起來。送去
與他們看看。元茂見子玉稱贊。必定是好極的了。便道。請
教請教他們也好。倒是聘才自知分量。忙道。我的不必拿
去。獻醜罷。子玉道。這又何妨。我替你們寫。另用一張紙寫
了。又在回書後面添了兩句。封好了。打發雲兒與健兒同

去。那邊仲清接著回札。與王恂同看。只見上寫著。

書奉朶雲詞。霏香雪。芙蓉燈燭。嵌空佛塔玲瓏。翡翠屏
寒。指點仙山飄渺。白地現金身羅漢。獅馴拄杖之旁。縞
衣來玉骨美人。狸睡碁枰之側。新露盟手。古雪浣腸。明
月自來。陽春寡和。賦詩七字。慚珠玉之在前。俚語四章。
愧瓊瑤之莫報。手疏覆此目。笑存之。

劍潭庸庵兩兄同覽。子玉拜手。外附拙作四首。又七絕
五律各一首。卽乞郢正。

仲清等再看子玉的詩。題是雪意。雪影。雪聲。雪色。仲清向王恂道。這四箇題目太空。比我們更難著筆。庾香必有佳製。說著看詩。只見上寫著。

雪意

三千世界望盈盈。知有瑤花醞釀成。未作花時先剪水。已同雲上欲飛霏。

仲清道。起句題前蓄勢得好。第二聯刻劃意字。真是神化之筆。再看下去是。

人間待種無瑕壁。天外將開不夜城。凍合玉樓何處是。羣仙想像列蓬瀛。

雪影

六出霏微點綴工。玉闌干外寫玲瓏。低迷照水搖虛白。依約棲塵漾軟紅。飛入梅花痕始淡。舞迴柳絮色都空。清寒合稱瑤池夢。琪樹分明映月中。

王恂一句一擊節。仲清道。這首把題的魂都勾出來了。再看下去是。

雪聲

寒空匝匝散瓊瑤。入夜焚香慰寂寥。慘徑珊珊先集霰。
灑窗瑟瑟趁迴飈。穿松靜覺珠跳碎。篩竹輕宜玉屑飄。
待到曉來開霽景。滴殘寒漏一痕消。

雪色

誰從銀海眩瑤光。羣玉山頭獨眺望。蕉葉無心曾著綠。
梨雲有夢竟堆黃。濃浮珠露三分艷。淡借冰梅一縷香。
照眼空明難細認。白沙淡月兩茫茫。

當下看完。仲清拍案叫絕。同王恂朗吟了幾遍。仲清道。這
幾首詩。把我們的都壓下去了。再看聘才的那首絕句。王
恂道。這首亦甚好。只不知庾香又做這一首做什麼。仲清
道。這首也還下得去。然斷不是庾香所作。再看元茂的五
律。起二句寫著是。

天上彤雲布。來思雨雪盈。

王恂道。這來思兩字怎麼講。仲清忽然大笑道。你往下看。
王恂再看第二聯是。

品不賞錄 第四回
白人雙目近。長馬四蹄輕。

沉吟道。馬蹄輕。想是用雪盡馬蹄輕了。爲什麼加上箇長字呢。上句實在奧妙得狠。我竟解不出來。再看下聯是掘閱蟬蛸似。挖空獅子成。

王恂道。這兩句就奇怪得狠。怎麼用得上來。上句想是用詩經上的。因爲麻衣如雪。這箇雪字。遂把蟬蛸掘閱用上來了。這箇挖空獅子。又有什麼典故在裏頭。仲清道。也不過說堆的雪獅子就是了。再看結句是。

出時獻世寶。六瑞太階平。

王恂道。這還用得著頌揚麼。這首詩準是那箇老魏做的。看他有些油腔滑調。自然就有這笑話出來。仲清道。不然。我看老魏。雖不是正路人。但看他像箇聰明人。笨不至此。只怕那首七絕是他的。這首必是那箇李世兄的佳章。有些詩如其人。王恂道。李世兄不應如此。看他斯斯文文。卻還有些書氣。仲清道。惟其有了書氣。所以沒有詩氣。王恂道。庾香叫我們批。我們還是批不批。仲清道。你就何妨批。

他一批。王恂道。我爲什麼得罪人呢。仲清道。我來先把聘才這首全圈了。批了一箇批語。是得天工玉戲之神。元茂的詩第一二聯單圈。下四句全圈。批語云。裁對工穩。用古入化。足可嗣響元徽。王恂把子玉的詩。用針在碧紗幮內戳了。來看批語。笑道。卻批得好。就是太挖苦些。仲清道。可惜天不早了。這雪也下不住。不然倒可以去與庾香談談。王恂道。明日去罷。此刻去也談不久了。是日又下了一天一夜。積得有一尺厚了。次早晴了。朔風一吹。將一箇世界

竟凍成了一箇玉合子。耀眼鮮明。仲清王恂早飯後兩人同坐一車。兩箇跟班騎了馬來訪子玉。到了半路。碰著一輛車來。兩家跟班都下了馬。王恂看是孫嗣徽。兩車相對。王恂問道。你往那里去。嗣徽道。只因家父夫妻反目。噬膚滅鼻。幾乎血流漂杵。有一王大夫。以人治人。有以去其舊染之污。睨而視之。曰無傷也。今病小愈。不能不緩之斯來耳。王恂笑了一笑道。我回來就來的。嗣徽應了。匆匆而去。仲清道。此君無所不用其文。真荒唐可笑。這虫蛀千字

文真生可爲名。死可爲諡。世間想無第二人似他的了。王恂笑道。我看此君只怕到敦倫時。還要用兩句文。倒可惜了。我們那箇舅嫂。雖不生得十分怎樣。但端莊貞靜。不言不笑。嫁了這種人。真抱恨終身的了。仲清笑道。或者他倒有一長可取。也未可知的一路說說笑笑。已到了梅宅門上。通報了。子玉出來迎了進去。便道。兩兄做得好詩。佩服之至。拙作草草塗鴉。未免小巫見大巫。仲清道。兄等所作粗枝大葉。那裏及得老弟的佳章。恬吟密咏。風雅宜人。王

恂道。我最愛雪意雪色這兩首。清新俊逸。庾鮑兼長。子玉道。吾兄這四首。冰雪爲懷。珠璣在手。那雪山雪塔兩首。起句破空而來。尤爲超脫。至劍潭的詩中名句。如奈他鼠輩只趨炎。及後夜思量成逝水。一聯寓意措詞。情深一往。東坡所謂不食人間煙火食。自是必傳之作。仲清道。偶爾借景陶情。這傳字談何容易。王恂道。那一首七絕。一首五律。是何人手筆。子玉笑道。你們沒有猜。一猜麼。王恂就將昨日話說了。子玉道。劍兄眼力。倒底不錯。你們批了來。沒有

呢。王恂從袖內取出子玉看了那首五律的批語。不解其意。何爲元嶽。王恂又將孫氏昆仲與他說了。子玉也笑。就叫人請了聘才元茂出來。大家見了子玉把各人的詩交給了。說道這都是顏大兄評定的。稱贊得了不得。聘才看了批語。暗想道。顏仲清這人真可謂博古通今。我用的戲曲。都被他看出來了。當向仲清道了謝。仲清道。魏兄詩筆甚俊。聲律兼優。想是常做。倒像曲不離口的。聘才道。小弟本來沒有底子。又拋荒了這幾年。那裏還成什麼詩。不失

粘就罷了。子玉向仲清道。聘兄的詩。卻還不狠離譜。仲清點了點頭。那元茂把仲清圈的這幾句及批語。轉在臉上看了又看。有好一會工夫。始將這詩牋放在茶几上。用雙手摺疊了解開皮褂鈕扣。揣在懷裏。王恂道。李大哥大著諒來多的。李元茂只道說他皮褂蛀多了。冒冒失失的答道。蛀得還好。因水路來。悶在艙底下。受了水氣。因此蛀了些。穿過這一冬。明年也要收拾了。大家聽了。不曉他說些什麼。聘才曉得他聽錯了。說道。王大哥是說你的詩做得

多不是說你的皮褂子。大家方纔省悟。見他臉上脹得通紅。一言不發。只得忍住了笑。仲清問道。尊作長馬白人。想是用的孟子。這雙目近三字。有所本麼。元茂把仲清瞅了兩眼道。我是從來沒有夾本的。我看古人詩裏。也有把自己寫在裏面。就是這箇意思。王恂方纔恍然。又說了一會閒話。仲清等告辭。子玉等送到門口。仲清道。何不同出去看看雪景。元茂聽了。就高興願去。子玉道。先生今日尙未全好。我們須在家伺候。改日再奉陪罷。元茂撇了嘴不言。

語。仲清等告辭而去。子玉送出大門。進來與聘才元茂又談了一會詩。忽又問起琴官來。聘才見他有點意思。便輕輕的挑他一句道。改日何不偷箇空兒。同去認認那箇琴官。元茂道。明日就去。我只說去看路上同來的朋友。指著子玉道。你說到王家去回拜他們。只要出了這兩扇牢門。還怕什麼人。子玉笑道。過幾日再看。且按下這邊。再說仲清王恂。由南小街走到下窪子眺望。只見白茫茫一片。也辨不出田原路徑。遠遠望見徐子雲的怡園。琪樹參差。煙

嵐迴合重重的層樓耀目。隱隱的高閣凌雲。望了一會。只見對面一輛車來。車沿上坐的看見了。先跳了下來。隨後看是一箇相公。也要下車。仲清等連忙止住。那相公便挪出身子。生得香雕粉捏。玉裏金粧。原來是花選上最小的那箇林春喜。王恂問道。你從那裏來。春喜道。我從怡園回來。你們也到怡園去麼。仲清道。我們是看雪景的。也就轉去了。王恂道。我們何不就上小街那箇酒樓坐坐。也可望望野景。春喜道。如果你們高興。我也奉陪。仲清說狠好。就

轉回車來。到了小街。有箇館子。內有兩座樓。係東西對面。仲清等上了東樓。今日天雖寒冷。樓上卻沒有風。仲清索性叫把窗子開了。也望得好遠地方。點了菜。三人閒談了一會。春喜道。這月裏我們八箇人。在怡園三日一聚。作消寒會。今日是第五會了。每一會必有一樣頑意兒。或是行令。或是局戲。今日度香要叫我們做詩。出了箇冰牀題目。各人做七律一首。教蘇媚香考了第一。仲清道。你記得他的詩麼。春喜道。我只記得他中間四句。卽念道。

舟楫竟成牀第穩。風波得與坦途同。誰言青海填難滿。不信蓬山路未通。

都說他運用靈妙。不著一死句。所以勝於他人。王恂道。你的呢。春喜道。我的不好。也記不得了。仲清道。只怕你是第八了。春喜嘻嘻的笑道。被你一猜就猜著。王恂道。這難怪他。他方十四歲。若教他學上兩年。怕趕不上他們。春喜道。我原不肯做的。他們定要我做。今日大家的詩。都沒有什麼好。但就蕊香與我倒了平仄。因此蕊香定了第七。我

定了第八。我已後再不做這不通詩了。等我學了一年。再與他們來。又說道。我們班裏來了兩箇新腳色。一箇叫琴官。一箇叫琪官。你們見過沒有。仲清道。前日蕊香說起兩人來。剛說時。就有人來打斷了。沒有說下去。王恂問道。這兩人怎樣。春喜道。好極了。那箇琴官與瑤卿不相上下。那箇琪官與蕊香難定高低。此刻都還沒有上臺。但一天已有三五處叫他。前日度香見了。也大加賞贊。卽賞了好些東西。把他們的衣服。通身重做了幾套。這兩人是耍大出

名的。就是琴官脾氣冷些。不大好說話。這邊正在談心。忽聽對面樓上窗子一响也開了。仲清等舉目看時。見一箇美少年。服飾甚都。身穿鷓鴣裘。頭戴紫貂冠。面如冠玉。唇若塗硃。目光眉彩。覺有凌雲之氣。舉止大雅。氣象不凡。看他年記。不過二十餘歲的光景。帶了四箇相公。倚著樓窗而望。仲清王恂暗暗吃驚。看他這品貌。足可與庾香匹敵。真是人中鸞鳳。聽他口音。也像江寧人。卻又有些揚州話。在裏頭。再看那四箇相公。卻非名下青錢。不過花中凡豔。

王恂認得一箇是蓉官。那三箇都不認得。因問春喜。春喜道。穿染貂的是玉美。穿倭刀的是四喜。穿水獺的是全福。都是登春班的。只見那位少年。將這邊樓上望了一望。也就背轉身子坐了。聽得那些相公。燕語鶯聲。觥籌交錯。好不熱鬧。這邊三箇人相形之下。頗自覺有些郊寒。烏瘦起來。聽得那美少年說道。我聽人說。戲班以聯錦聯珠爲最。但我聽這兩班。盡是些老腳色。唱崑腔。且一箇好相公也。沒有在園子裏串來串去的。都是那殘兵敗卒。我真不解。

人何以說好。蓉官道。我們這一聯班。是堂會戲多。幾箇唱崑腔的好相公。總在堂會裏。園子裏。是不大來的。你這麼一箇雅人。倒怎麼不愛聽崑腔。倒愛聽亂彈。那少年笑道。我是講究人。不講究戲。與其戲雅而人俗。不如人雅而戲俗。又聽得那玉美講道。都是唱戲。分什麼崑腔亂彈。就算崑腔曲文好些。也是古人做的。又不是你們自己編的。亂彈戲不過粗些。於神情總是一理。最可笑那些人。只講崑腔。不愛二簧。你們二聯班內。將來那幾箇出了班子。不唱

戲時。班裏就沒有支得住的人。只怕聽的人就少。這班子還要散呢。四喜道。依我說。總是一樣。二簧也是戲。崑腔也是戲。學了什麼。就唱什麼。蓉官笑道。是了。不必論戲。咱們喝酒。又聽得他們猜拳行令的。喝了一會酒。那少年又說道。我聽戲。卻不聽曲文。盡聽音調。非不知崑腔之志和音雅。但如讀宋人詩。聲調和平。而情少激越。聽箏琵琶絃索之聲。繁音促節。綽有餘情。能使人慷慨激昂。四肢蹈厲。七情發揚。卽如那梆子腔。固非正聲。倒覺有些抑揚頓挫之致。

俯仰流連。思今懷古。如馬周之過新豐。衛玠之渡江表。一腔惋憤。感慨纏綿。尤足動騷客羈人之感。人說那胡琴之聲。是極淫蕩的。我聽了。淒楚萬狀。每爲落淚。若東坡之賦洞簫。說如怨如慕。如泣如訴。似逐臣萬里之悲。嫠婦孤舟之泣。聲聲聽入心坎。我不解人何以說是淫聲。抑豈我之耳異於人耳。我之情不合人情。若絃笛鼓板之聲。聽得心平氣和。一無感觸。我聽是這樣。不知你們聽了。也是這樣。不是那四箇相公。皆不能答。仲清低低對王恂說道。此人

議論雖偏。但他別有會心。不肯隨人俯仰之意。已見。且其胸中必多積忿。故不喜和平。而喜激越。絲聲本哀。說胡琴非淫聲。此卻破俗之論。從沒有人聽得出來的。我看此人。恰是我輩。決非庸庸碌碌的人。幾時倒要訪他一訪。王恂道。聽其語言。觀其氣度。已可得其大概了。只見那少年問店家。要了筆硯。在粉牆之上。寫了幾句。便帶著四箇相公。下樓去了。仲清等也不喝了。分咐跟班的去。算了賬。帶了春喜。走到西樓來。只見墨瀋淋漓。字體豐勁。一筆好草書。

寫了一首浪淘沙。其詞曰。

紅日已西斜。笑看雲霞。玉龍鱗散滿天涯。我盼春風來
萬里。吹盡瑤花。世事莫爭誇。無念非差。蓬萊仙子挽
雲車。醉問大羅天上客。彩鳳誰家。

仲清王恂看了。都點頭稱贊。春喜道。這首詞倒像神仙做的。有些仙氣。仲清道。此人是箇清狂絕俗。瀟灑不羈的人。爲何賞識的。又是那一班相公。真令人不解。再看落款。是湘帆醉筆。也不知其姓名。因叫店家上來。問他可認得這

人。店家答道。這位老爺是頭一回來。方纔算賬。他們二爺交了現錢去的。倒沒有問他姓名住處。仲清道。這首詞好得狠。是箇才子之筆。使你蓬萊生輝。你千萬留了他。不要塗刮了。店家答應了下去。春喜道。這人來歷。蓉官總應曉得。待我見他時。一問。便知此人是何等樣人了。三人說著。亦卽下樓各散。未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品花寶鑑

第五回

袁寶珠引進杜琴言

富三爺細述華公子

前回說林春喜與仲清等講起在怡園作消寒賦詩之會。我今要將怡園之事序起來。有箇公子班頭。文人領袖。姓徐。名子雲。號度香。是浙江山陰縣人。說他家世。真是當今數一數二的。七世簪纓之內。是祖孫宰相。父子尚書。兄弟督撫。單講這位徐子雲的本支。其父名震。由翰林出身。現

做了大學士總督兩廣。其兄名子容。也是翰林出身。由御史放了淮揚巡道。其太夫人隨任廣東去了。單是子雲在京。這子雲生得溫文俊雅。卓犖不群。度量過人。博通經史。現年二十五歲。由一品廕生。得了員外郎。在部行走。二十二歲。又中了一箇舉人。夫人袁氏年方二十三歲。是現任雲南巡撫袁浩之女。生得花容絕代。賢淑無雙。而且蕙質蘭心。頌椒咏絮。正與子雲是瑤琴玉瑟才子佳人。夫妻相敬如賓。十分和愛。已生了一子一女。這子雲雖在繁華富

貴之中。卻無淫佚驕奢之事。厭冠裳之拘謹。願邱壑以自娛。雖二十幾歲人。已有謝東山絲竹之情。孔北海琴樽之樂。他住宅之前。有一塊大空地。周圍有五六里大。天然的崇邱窪澤。古樹虬松。原是當初人家的一箇廢園。子雲買了這塊空地。擴充起來。將些附近民房。盡用重價買了。他有箇好友。是楚南湘潭縣人。姓蕭。名次賢。號靜宜。年方三十二歲。是箇名士。以優貢入京考選。他卻厭棄微名。無心進取。天文地理之書。諸子百家之學。無不精通。與子雲八

拜之交費了三四年心血。替他監造了這箇怡園。真有驅雲排岳之勢。崇樓疊閣之觀。窈窕嶽嵒之勝。一時花木遊覽之盛。甲於京都。成了二十四處樓臺。四百餘間屋宇。其中大山連絡。曲水灣環。說不盡的妙處。子雲聲氣既廣。四方名士星從雲集。但其秉性高華。用情懇摯。事無不應之求。心無不盡之力。最喜擇交取友。不在勢力之相並。而在道義之可交。雖然日日的座客常滿。樽酒不空。也不過幾箇素心朝夕。其餘泛泛者。惟以禮相待。如願相償而已。史

南湘花選中的八箇名旦。日夕來遊。子雲盡皆珍愛。而尤寵異者。惟袁寶珠。這一片鍾情愛色之心。卻與別人不同。視這些好相公。與那奇珍異寶。好鳥名花一樣。只有愛惜之心。卻無褻狎之念。所以這些名旦。箇箇與他忘形畧跡。視他爲慈父恩母。甘雨祥雲。無話不可盡言。無情不可徑遂。那箇蕭次賢。更是清高恬淡。玩意不留。故此兩人。不獨以道義文章。交相砥礪。而且性情肝胆。無隔形骸。一日子雲在堂會中。見了新來的琴官琪官兩箇。十分贊賞。嘆爲

創見正與那八箇名旦一氣相孚纔生了物色的念頭。叫袁寶珠改日同他們到園來。又見他們的服飾未美。卽連夜製造了幾套賞給了他們。這兩箇相公自然感激的了。但那箇琴官卻又不然。且先將他的出身畧敘一敘。這箇琴官姓杜。父親叫做杜琴師。以製琴彈琴爲業。江蘇搢紳子弟爭相延請教琴。因此都稱他爲杜琴師。生了這箇兒子。就以琴字爲名。叫爲琴官。琴官手掌有文。幼而卽慧。父母愛如珍寶。到了十歲上。杜琴師忽爲豪貴毆辱。氣忿碎

琴而卒。其母一年之後。亦悲痛成病而死。遺下這箇琴官。無依無靠。賴其族叔收養。十三歲上。叔叔又死。其嬸不能守節。卽行改嫁。遂以琴官賣入梨園。這葉茂林見了。又從戲班中買出。同了進京。這琴官六歲上。卽認字讀書。聰慧異常。過目成誦。到十三歲也讀了好些書。以及詩詞雜覽。小說稗官。都能了了。心旣好高。性復愛潔。有山鷄舞鏡。丹鳳棲梧之志。當其失足梨園時。已投環數次。皆不得死。所以班中厭棄已久。琴官藉以自完。及葉茂林帶了來京。頓

爲薰沐視如奇珍。在人豈不安心。他卻又添了一件心事。以謂出了井底。又入海底。猶慮珊瑚網難逢。明珠投暗。下珍莫識。按劍徒遭。因此常自鬱鬱。到京前一夕。夜間做了一夢。夢見一處地方。萬樹梅花。香雪如海。正在遊玩。忽然自己。的身子。陷入一箇坑內。將已及頂。萬分危急。忽見一箇美少年。玉貌如神。一手將他提了出來。琴官感激不盡。將要拜謝。那箇少年翩翩的走入梅花林內。不見了。琴官進去。找時。見梅樹之上。結了一箇大梅子。細看是玉的。便也

醒了。明日進城。在路上擠了車。見了子玉。就是夢中救他之人。心裏十分詫異。所以呆呆看了他一回。但陌路相逢。也不知他姓名居處。又無從訪問。如逢堂會園子裏。四下留心。也沒見他。後來見了徐子雲。十分賞識他。賞了他許多衣裳什物。心裏倒又疑疑惑惑。又知道是箇貴公子。必有那富貴驕人之態。十分不願去親近他。無奈迫於師傅之命。只得要去謝一聲。是日琪官感冒。不能起來。袁寶珠先到琴官寓裏。這箇寶珠的容貌。花選中已經說過了。性

格溫柔。貌如處女。他也愛這琴官的相貌。與已彷彿。雖是初交。倒與夙好一般。兩人已談心過幾回。琴官也重寶珠的人品。是箇潔身自愛的人。寶珠又將子雲的好處。細細說給他聽。琴官便也放了好些心。二人同上了車。琴官在前。寶珠在後。正是天賜奇緣。到了南小街口。恰值子玉從史南湘處轉來。一車兩馬。劈面相逢。子玉恰不掛簾子。琴官卻掛了簾子。已從玻璃窗內。望得清清楚楚。不覺把簾子一掀。露出一箇絕代花容來。子玉瞥見。是前日所遇。聘

才所說。朝思夕想的那箇琴官。便覺喜動顏開。笑了一笑。見琴官也覺美目清揚。朱唇微綻。又把簾子放下。一轉瞬間。各自風馳電掣的離遠了。子玉見他今日車裝華美。已與前日不同。心裏暗暗贊嘆。果信夜光難掩。明月自華。自然遇了賞鑑家。但不知所遇爲何等人。又想聘才說他脾氣古怪。十分高傲。想必能擇所從。斷不至隨流揚波。以求一日之遇。這邊琴官心裏想道。看這公子。其秀在骨。其美在神。其溫柔敦厚之情。粹然畢露。必是箇有情有義的正

人絕無一點私心邪念的神色。我夢中承他提我出了泥塗。將來想是要賴藉着他提拔我。不然何以夢見之後。就遇見了他。但那日夢中見他走到梅花之下。就不見了。倒見了一箇玉梅子。這又是何故呢。只管在車裏思來想去。想得出神。不多一刻。進了怡園。寶珠詢知子雲今日在海棠春圃。這海棠春圃。平臺曲榭。密室洞房。接接連連。共有三十餘間。寶珠引了進去。到了三間套房之內。子雲正與次賢在那里圍爐鬪酒。見了這二人進來。都喜孜孜的笑。

面相迎。琴官羞羞澀澀的。上前請了兩箇安。道了謝。俯首而立。子雲次賢見他今日容貌。華粧艷服。更加妍麗了些。但見他那生生怯怯。畏畏縮縮的神情。教人憐惜之心。隨感而發。便命他坐下。琴官挨著寶珠坐了。子雲笑盈盈的問道。前日我們乍見。未能深談。你將你的出身家業怎樣入班的緣故。細細講給我聽。琴官見問他的出身。便提動他的積恨。不知不覺的面泛桃花。眼含珠淚。定了一定神。但又不好不對。只得學著官話。撇去蘇音。把他的家世敘

了一番。說到他父母雙亡。叔父收養。叔父又沒。嫡母再醮等事。便如微風振簫。幽鳴欲泣。聽得子雲次賢。頗爲傷感。便著實安慰了幾句。又問了他所學的戲。是那幾齣。琴官也回荅了。次賢道。我看他那里像什麼唱戲的。可惜天地間有這一種靈秀。不鍾於香閨繡閣。而鍾於舞榭歌樓。不釵而冠。不裙而履。真是恨事。子雲道。他與瑤卿。真可謂鞞雲趨雪。方駕千里。使易冠履而裙釵。恐江東二喬。猶難比數。想是造物之心。欲使此輩中出幾箇傳人。一洗向來凡

陋之習。也未可知。卽對琴官道。我們這裏。是比不得別處。你不必怕生。你各樣都照著瑤卿。他怎樣。你也怎樣。要知我們的爲人。你細細問他就知道了。瑤卿在這裏。並不當他相公看待。一切稱呼。都不照外頭一樣。可以大家稱號。請安也可不用。你若高興。空閑時可以常到這裏來。倒不必要存什麼規矩。存了規矩。就生疎了。琴官也只得答應了。再將他們二人看看。都是骨格不凡。清和可近。已知不是尋常人了。次賢對子雲道。你這話說得最是。他此時還

不曉得我們脾氣怎樣。當是富貴場中。必有驕奢之氣。誰知我們最厭的是那樣。你這箇人材。是不用說了。但人之丰韻雅秀。皆從書本中來。若不認字讀書。粗通文理。一切語言舉止。未免欠雅。你可會念過書麼。琴官尚未回答。寶珠笑道。他肚子裏比我們強得多呢。我們如今考起來。只怕媚香還考不過他。子雲聽了。更加歎喜。便問琴官道。你到底念過書沒有。琴官道。也念過五六年的書。次賢道。念過些什麼書呢。琴官道。四書之外。念了一部事類賦。兩本。

唐詩。子雲道。也教了。你可會做詩。琴官道。不會做。寶珠道。那是他沒有學過。將來一學就會的。前日他與我講那些戲曲。那種好。那種不好。講得一點不錯。有這樣天分。豈有學不來的。琴官低頭不語。子雲道。他這箇名字不好。靜宜你與他改一箇字。將這官字換了罷。再與他起箇號。次賢想了一回道。改爲琴言。號玉儂。可好麼。子雲道。很好。這琴言二字。又新又雅。玉儂之號。雅稱其人。寶珠叫琴官道謝。琴官又起身請了兩箇安。次賢道。方纔已說過的了。怎麼

又請起安來。子雲道：我們立下章程，凡遇年節慶賀大事，準你們請安，其餘常見一概不用。老爺二字永遠不許出口。稱我竟是度香，稱他竟是靜宜。琴言站起身來說道：這箇怎麼敢。子雲道：你既不肯，便當我們也與俗人一樣。倒不是尊敬我們，倒是疎遠我們。且老爺二字何足爲重。外面不論什麼人，無不稱爲老爺。你稱呼他人，自然原要照樣。就是到這裏來，不必這樣稱呼。琴言尙不敢答應。寶珠笑道：既是度香這樣分咐，你就叫他度香就是了。琴言見

寶珠竟稱他的號，但自己倒底初見，不好意思，便笑了一笑。子雲見這一笑，唇似含櫻，齒如編貝，妍生香輔，秀活清波，真足眩目動情，驚心蕩魄，不覺心花大開，便命家人擺上酒來。四人坐了，席間寶珠又將各樣教導他一番。琴言見蕭徐二公並無戲謔之言，調笑之意，語言風雅，神色正派，真是可親可近之人，也漸漸的心安胆放，神定氣舒。寶珠又行了些小令與他看了，還與他講了好些當今名下士將來見了，應該怎樣的琴言一一聽教，心裏又想起車

內那位公子不知寶珠認得不認得。度香往來不往來。又不知道他的姓名。也難訪問。是日在怡園耽擱了半日。酒畢之後。子雲次賢領著他到園內逛了一逛。這些房屋與那些鋪設古玩等物。都是生平創見。倒細細的遊玩了一會。子雲又賞了好些東西。又囑將來如有心愛的玩好。只管問我要就是了。琴言道謝而去。自此以後。便同了寶珠等那一班名旦。常在怡園幾回之後。也就熟了。且按下不題。再說子玉今日又遇見了琴官。十分快意。回家之後。急

急的找了聘才。與他說知。聘才也有些喜歡。因將路上的光景細說與子玉。原來聘才與葉茂林同行到濟寧州時。那一班相公上岸去了。獨見琴官在船中垂淚。便問了他好些心事。總不答應。及說到敢是不願唱戲。恐辱沒了父母的話。他方把聘才看了一眼。聘才從此便想進一步。竟不打量打量自己。把塊帕子要替他拭淚。剛要拭時。被他一手搶去。扔在河裏。卽擗面哭起來。聘才因此恨了他。今見子玉喜歡。遂無心說了這一節事出來。子玉心裏更加

欽敬他這箇貞潔自守。凜乎難犯。便敬中生愛。愛中生慕。這兩箇念頭。在心裏轆轤似的轉旋起來。所以天下的至寶。惟有美色爲第一。如果真美色。天下人沒有不愛的。子玉前日在戲園的光景。倒像那箇保珠沾染了他什麼。那片心應該永遠不動纔是。誰知一箇琴官。見了兩次。還如電光石火。一過不留。心裏就時時的思念。何況他人。其自守本不如子玉。又能與美人朝夕相見。自然愛慕更切。把箇百鍊鋼。化爲繞指柔了。聘才自知與琴官無緣。巴結

不上。雖也愛其容貌。其實恨其性情。如今見子玉愛他。以局外人想局中事。不過說些怨罵之言。生些逢迎之意。自己倒也不十分留意。當下子玉出去。亦就將此事擱開了。一日天氣晴和。雪也化了。聘才想起富三爺來。要進城去看他。便叫四兒去僱了一輛車。坐了望東城來。對面遇著一羣車馬。潑風似的冲將過來。先是一箇頂馬。又一對引馬。接著一輛綠圍車。旁邊開著門。聘才探出身子一看。只覺電光似的一閃就過去了。就這一閃之中。見是箇美少

年英眉秀目。丰采如神。若朝陽之麗雲霞。若丹鳳之翔蓬島。只好二十來歲年紀。看他穿著綉蟒貂裘。華冠朝履。後面二三十匹跟班馬。馬上的人都是簇新一樣顏色的衣服。接著又有十幾輛泥圍的熱車。車裏坐著些粉裝玉琢的孩子。也像小旦模樣。後面又有四五輛大車。車上裝些箱子衣包。還有些茶爐酒盒行厨等物。那些趕車的都是短襖細褲。綾襪緞鞋。雄糾糾的好不威風。倒過了好一會。聘才想道。這是什麼人。這樣的排場。忽聽得他趕車的說。

道。老爺可知道這箇人。聘才答道。不知道是什麼人。這等濶趕車的道。這是錦春園的濶大公子。這京城裏有四句口號。人人常說的道。

城裏一箇星。城外一朶雲。兩箇大公子。濶過天下人。

這公子的家世。我也不知細底。只曉得他家老爺子。是箇公爺。現做鎮西將軍。他那所房子。周圍就有三四里。他們有箇管牲口的爺們。盧大爺。我會聽他說。有一百幾十匹馬。七八十箇大騾子。你說這人家濶不濶。聘才道。他姓什

麼。趕車的道他姓華。人家都叫他華公子。聘才道。馬上那些。人自然是家人了。車裏頭那些孩子。倒像相公模樣的。又是什麼人呢。趕車的道。就是相公。他家裏有班子。每逢外面請他喝酒看戲。他必要帶著自己的班子。唱兩齣。就是外頭的相公。只要他看得中。也就不惜重價。買了回去。聽說他現在一箇跟班。也是相公。他去年花八千兩銀子。買的。你想這箇手段。誰趕得上他。聘才道。真濶。但他家父母。由他這樣。不管他的麼。趕車的道。他家老爺子老太太。

在萬里之外呢。再說他府裏的銀子本多。就多使些什麼要緊。今日想必出去赴席。所以帶著班子。一面說著。已進了東城。到了金牌樓。找著茶葉舖對門。一箇大門口。住了車。聘才命四兒。投了片子。自己在車裏等著。看牆上有兩張封條。一張是原任兵部右堂。一張是戶部江南清吏司。門房內有人拿了片子。往裏頭去了。不多一會。出來說。請聘才下車。同著管門的進去。進了二門。是一箇院子。上面是穿堂。進了穿堂。便是正廳。兩邊有六間廂房。富三早已

站在正房簷下。迎將出來。聘才搶步上前拉了手。富三道。引到正廳後。另有兩間小書房。內坐了。問了幾句寒溫。聘才道。這幾天下雪。耽擱了。不然前日就要過來奉拜的。在家好不納悶。惟有刻刻的想念三爺。富三道彼此彼此。此處是富三的書房。離內屋已近。只隔一箇院子。聘才畧觀屋中鋪設。中間用箇楠木冰紋落地罩間開。上手一間。鋪了一箇木炕。四幅山水小屏。炕几上一箇自鳴鐘。那邊放著一張方桌。幾張椅子。中間放了一箇大銅煤爐。上面牆上一副絹牋對子。旁邊壁上。一幅細巧洋畫。炕上是寶藍緞子的鋪墊。只見一箇跟班的走來。穿件素紬皮襖。一箇皮帽子。剋著眉毛。後頭露著半箇大髮頂。托著茶盤。先將茶遞與聘才。聘才道。奶奶前替我請安。跟班的尙未回答。富三道。今日你嫂子不在家。回娘家去了。你今日就在這里吃飯。咱們說說話兒。聘才連忙答應。又問貴大爺今日可來。富三道不定。昨日聽他說有事。要到錦春園求華公子說情。諒來此刻去了。聘才聽說錦春園的華公子。便問

道。我正要問那箇華公子。就將那路上看見的光景。車夫口內說的話。述了一遍。富三道趕車的知道什麼。這華公子名光宿。號星北。他的老爺子。是世襲一等公。現做鎮西將軍。因祖上功勞很大。他從十八歲上當差。就賞了二品閑散大臣。今年二十一歲。練得好馬步箭。文墨上也很好。腦袋是不用說。就是那些小旦也趕不上他。只是太愛花錢。其實他倒不驕不傲。人家看著他那樣氣。排場便不敢近他。他家財本沒有數兒。那年娶了靖邊候蘇兵部的

姑娘。這粧奩就有百萬。他夫人真生得天仙似的。這相貌只怕要算天下第一了。而且賢淑無雙。琴棋書畫。件件皆精。還有十箇丫頭。叫做十珠婢。名字都有箇珠字。都也生得如花似玉。通文識字。會唱會彈。這華公子在府裏。真是。一天樂到晚。這是城裏頭第一箇貴公子。第一箇潤主兒。我與他關一點親。是你嫂子的舅太爺。我今年請他吃一頓飯。就花了一千多吊。酒樓戲館。是不去的。到人家來。這一羣二三十匹馬。二三十箇人。房屋小。就沒處安頓他們。

況且他那脾氣。既要好又要多。吃量雖有限。但請他時。總得要另外想法。多做些新樣的菜出來。須得三四十樣好菜。二三十樣果品。十幾樣的好酒。喝動了興。一天不殼。還要到半夜。叫班子唱戲。是不用說了。他還自己帶了班子來。叫幾箇陪酒的相公也難。一會兒想著這箇。一會兒想著那箇。必得把幾箇有名的。全數兒叫來伺候著。有了相公也就罷了。還有那些檔子班。八角鼓。變戲法。雞零狗碎的頑意見。也要叫來預備著。轉他的高興。高興了便是幾

箇元寶的賞。有一點錯了。與那腦袋生得可厭的。他卻也一樣賞。賞了之後。便要打他幾十鞭子。轟了出去。你想這箇標勁兒。他也不管人的臉上下得來。下不來。就是隨他性兒。那一日我原冒失些。我愛聽十不閑。有箇小順兒。是十不閑中的狀元了。我想他必定也喜歡他。那箇小順兒。上了妝。剛走上來。他見了。就登時的怒容滿面。冷笑了一聲。他跟班的。連忙把這小順兒轟了下去。叫我臉上好下不來。看他以後。便話也不說。笑也不笑。纔上了十幾樣菜。

他就急於要走。再留不住。只得讓他去了。還算賞我臉。沒有動著鞭子。他這坐一坐。我算起來。上席中席下席。各色賞耗。共一千多弔。不但沒有討好。他倒說我俗惡不堪。以後我就再不敢請他的了。他有一箇親隨林珊枝。真花八千兩銀子買的。聘才聽了。點頭微笑。說道。這箇潤公子。與他拉交情。是不容易的。富三道難難。除非真有本領。教他佩服了。不然。就是巴結到二十四分。這箇人是最喜奉承的。說到此。便已擺上飯來。一壺酒。四碟菜。一隻火鍋。富三道。

今日卻是便飯。沒有什麼吃的。二人對酌閒談。聘才聽得裏頭有些娘兒們說話。說得甚熱鬧。不一刻。就像兩人口角。有些嘈雜起來。還夾些了頭老婆子解勸之聲。又有些笑聲。富三欲待不管。因聘才在此。聽得不好意思。便走了進去。聘才靜聽。只聽得出富三聲口。說有客有客的兩句。那些女人說話。就畧低了些。疎疎落落的。猶有些牽藤蔓葛。富三走了出來。與聘才喝了一杯酒。裏頭又鬧起來。富三坐不住。又跑了進去。這一回鬧得狠熱鬧。就富三進去。

也彈壓不下。倒越鬧得更甚。又聽得富三嚷道。你們也替我做點臉兒。不是這樣的。又聽得一箇娘兒們。帶著哭帶著嚷的。就是說話太急些。外邊聽得不甚清楚。聘才無心喝酒。也不便問。先要飯吃了。富三又出來。聘才看他心神不定。便告辭了。又謝了飯。富三見聘才已經吃飯。裏頭又開得這樣便。也不好留他。只得說道。今日簡慢極了。別要笑話。內人一出門。這些人就没有了拘束。亂吵起來。聘才也不好答應。一徑出來。富三送出大門。看上了車。方回聘

才又到貴大爺處。沒有在家。投刺而去。聘才在車裏想道。前日戲園裏。蓉官說他青姨奶奶。白姨奶奶。打架起來。摔這樣。砸那樣。我當是頑話。今日看來是真的了。回去尙早。出了城。打發了車。又從戲園門口。各處逛了一逛。而回。日子甚快。過了幾日。不覺到了年底。梅宅自有一番熱鬧。李先生也散了學。時常出去。找些同鄉同年。聚談消遣。到了除夕。這一天。聘才元茂。在書房悶坐。大有作客淒涼之感。少頃。子玉出來。對他二人說道。昨日聽得王母舅於團拜

那一日格外備兩桌酒請我們。還有孫氏弟兄。元茂道我是不去的。我又不是同鄉。子玉道那不要緊。一來是王母舅單請我們的。又不與他們坐在一處。二來也是庸菴的意思。你若不去。就大家無趣了。聘才笑道若果如此。那一天可以見著琴官的戲了。子玉一笑道。我還有一點事說罷進去了。晚間李性全回來。進門時已見滿堂燈綵。照耀輝煌。望見大廳上梅學士與夫人及子玉圍著一羣僕婦。在神像前上供。急忙來到書房。見書房中也點著兩支紅

燭。四盞素玻璃燈。元茂上前叩了頭。聘才也來辭歲。性全連忙還禮。卽同了他們。到老師師母跟前辭歲。士燮擋住了。顏夫人卽分咐子玉出去叩賀先生。梅學士卽領了子玉來到書房。彼此賀畢。便擺上酒肴。梅學士恭恭敬敬與性全斟了酒。性全連稱不敢。又要與聘才元茂斟酒。聘才連忙接過酒杯。自己放好了。依次坐下。士燮是箇言方行矩的人。更配上那箇李性全。席間無非講些修身立行。勉勵子玉的話。李元茂拘拘束束。菜也不敢吃。坐著好不難

受。倒是聘才。還能假充老實。學些迂腐的話。與他們談談。不多一會。也就散了席。梅學士又在外坐了一會。講了好些話。然後同了子玉進去。性全元茂等。亦各安寢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品花寶鑑

第六回

顏夫人快訂良姻

梅公子初觀色界

話說年年交代。只在除夕。明日又是元旦。未免有些慶賀之事。忙了兩天。至初三日。王文輝處就有知單。並三副帖子來。知單上開的是戶部侍郎劉。內閣學士吳。翰林院侍讀學士梅。詹事府正詹事莊。左庶子鄭。通政司王。光祿寺少卿周。國子監司業張。吏科給事中史。掌山西道陸。兵部

員外郎楊。工部郎中孫。共十二位。士燮看了。比去年人更少了。叫小廝拿兩副帖。到書房裏去。與魏李兩位少爺。到了初五日。顏夫人也要請客。請了他表嫂王文輝的陸氏夫人。並他家孫氏少奶奶。與兩位表姪女。又請了孫亮功的陸氏夫人。與其大姑娘。並兩位少奶奶。就是孫大姑娘。辭了不來。這王孫兩家的陸氏夫人。是嫡堂姊妹。王家的陸氏夫人。是陸御史宗沅的堂妹。他親哥哥叫陸宗淮。現任四川臬司。孫家的陸氏夫人。是陸宗沅的胞妹。王家的

陸夫人。年四十一歲。孫家的陸夫人。年三十九歲。這兩位夫人。都是續娶的。雖在中年。卻還生得少艾。不過像三十來歲的人。而且性愛穠華。其服飾與少年人一樣。王文輝的夫人。生得風流窈窕。是箇直性爽快人。與文輝琴瑟和諧。這孫家的陸夫人。容貌也與乃姊彷彿。但性情悍妒。本將亮功有些看不起。又爲他前妻遺下來三箇寶貝。都是絕世無雙。心頭眼底。刻刻生煩。閒來只好將亮功解箇悶兒。這亮功從前的前妻。是極醜陋的。也接接連連生了一

女兩男。後娶了這位美貌佳人。便當著菩薩供養。這箇陸夫人也是自小嬌憨慣的。到了如今。二十餘年。已是四十年來。來歲人。性氣倒好了些。也把亮功看待比從前好得多了。無奈亮功已中心誠服在前。目下夫人雖能格外施恩。他卻是一樣鞠躬盡瘁。陸夫人就生了王恂的少奶奶一箇。名叫佩秋。生得德容兼備。愛若掌珠。十八歲嫁與王家去了。還有箇白頭的大姑娘。是不能嫁人的。新年已二十九歲。嗣徽二十六。嗣元二十四。這兩箇廢物。都已娶了親嗣。

徽娶的沈氏。是國子監司業沈恭之女。名字叫做芸姑。生得齊齊整整。伶俐聰明。嫁了過來。見了那樣丈夫。便想自尋短見。被他的丫鬟苦勸。只得自己怨命。後來回了娘家。不肯過來。那位司業公。是箇古板道學人。將女兒教訓了一頓。送了過來。這沈姑娘實在無法。又遇嗣徽淫慾無度。那箇紅鼻子。常在他臉上擦來擦去。鬧得沈姑娘肉麻難忍。後來只得將一箇陪房的大丫頭。叫嗣徽收了。這丫頭名叫松兒。生得板門似的一扇八寸長的脚。人倒極風騷。

的嗣徽本先偷上了幾次。試用過他那件器物。倒是箇好材料。便愛如珍寶。竟有專房之寵。這沈姑娘如何還有妒心。恨不得他們如蛤蚧一般。常常的連在一處。也脫了他的罪孽。外面侍奉翁姑。頗爲承順。背地卻時時垂淚。這嗣元娶的是巴氏。名字叫做來鳳。父親巴天寵。是上江鳳陽人。清白出身。自小當兵。生得一表人材。精于弓馬。又得了軍功。年才四十餘歲。已升到總兵之職。現在天津鎮守海口。聽了媒人慌話。將箇愛女嫁了嗣元。這位巴姑娘生得十分俊俏。桃腮杏臉。腰細身長。柳眉暈殺。而帶媚。鳳眼含威。而有情。性氣燥烈異常。少小嬌痴已慣。可憐十七歲就嫁了過來。他道文官之子。是箇風流佳婿。蘊藉才郎。一見嗣元那箇猴頭狗腦的嘴臉。又是期期艾艾。一口結巴。就在帳裏哭了半日。到晚嗣元上床。要與他脫衣。就被他一箇嘴巴。嗣元半邊臉。已打得似箇向陽桃子。便嚷將起來。似狗狺的一般。揎拳擣臂。也想來打巴姑娘。巴姑娘趁他走近身時。便站將起來。索性的劈胸一拳。把嗣元打了

一交。嗣元爬起來往外就跑。伴送婆家人媳婦陪房的丫頭。一齊拖住。再三的勸他。又將巴姑娘也勸了一會。這巴姑娘原也一時使氣。子細一想。原悔自己太冒失了。鬧起來不好看。且兼娘家又遠。照應不來。只得忍耐不語。嗣元嘴裏亂說。被伴送婆揜了他的口。與他們卸了妝。脫了衣。再三的和解。服侍他們睡下。方才出去。嗣元經了這兩下。心已悔了。再不敢尋他。只得避在脚頭。睡了一夜。過了幾天。巴姑娘的乳母。苦苦的喻以大義。說官家之女。怎好打起丈夫來。就是丈夫生得不好。也是各人前定的姻緣。巴姑娘原是箇聰明人。也知木已成舟。不能怎樣。只好獨自灑淚。這嗣元過了幾天。見他和平些了。便想也行箇周公之禮。等他睡著了。便解開了他的衣褲。巴姑娘本要不依。一想。吵鬧起來。便不好聽。且看看這獸子怎樣。誰想這箇孫嗣元。樣樣鄙夷。乃兄獨這件事。卻沒有乃兄在行。始而不得其門。及得了門時。已是涕淚漣漣。柔如繞指了。孫嗣元又急又愧。巴姑娘又恨又氣。以後非高興時。便輕易不

許嗣元近身。所以巴姑娘做了五六年媳婦。尙未得人倫之妙。這也不必敘他。那一日文輝的夫人帶了二女一媳。香車繡幃的。到了梅宅。顏夫人領著一羣僕婦了鬟迎將出來。引進了內堂。這顏夫人雖四十外的人。尙覺丰采如仙。其面貌與子玉彷彿。顏夫人見瓊華小姐。更覺生得好。了。清如浣雪。秀若餐霞。疑不食人間煙火食者。而蓉華小姐。朗潤清華。外妍內秀。那箇孫氏少奶奶佩秋。媚妍婉妙。和順如春。兩夫人見過了禮。然後兩位少奶奶一位姑娘。齊齊的拜見了顏夫人。各敘了些寒溫。陸夫人問起子玉來。顏夫人說他父親帶他出門去了。瓊華小姐心裏始覺安穩。忽見僕婦報道。孫家太太與少奶奶到。顏夫人也降階迎接。陸氏夫人是常見的。那兩位少奶奶雖見過兩次。看今日裝飾起來。愈覺嬌豔。顏夫人也深知其所適非天。便心裏十分疼愛起來。當下各人見禮已畢。談起家常來。文輝的夫人總稱贊子玉。似有欣羨之意。亮功的夫人笑道。姐姐你的外甥固好。就我的外甥女也不錯。你既然這

樣心愛。你何不將我的外甥女。配了你的外甥。也如我將我的外甥。配了你的外甥女一樣。你們親上加親。教我也沾箇四門親的光兒。不好嗎。顏夫人初聽。竟摸不清楚。後來想著了。就笑道。姊姊好口齒。這麼一繞。叫我竟想不出誰來。我們是久有此心。恐怕自己的孩子頑劣。不敢啟齒。怕碰起釘子來。我想表嫂未必肯答應的。文輝的夫人道。姑太太是什麼話。咱們至親。那裏還有這些客話。倒是我的孩子。配不上外甥。是真的。姑太太想必不肯作主。還要

讓姑老爺得知。姑老爺心裏怎樣。顏夫人道。我們老爺也久有此心。在家也常說起來。去年表兄來託我們做媒。我就要說出來。剛剛有件什麼事情來。就打斷了。沒有能說。至今還耿耿在心的。亮功的夫人冒冒失失道。就這樣罷。兒女之事。娘也可以作得主的。定要父親嗎。顏夫人道。若別家呢。我就不敢做主。自然要等他父親答應。若說這外甥女。是我們二人商量過許多回了。都是一心一意的。只要表嫂肯賞臉就是了。文輝的夫人道。我們也是這樣亮

功的夫人道。既如此。你們兩親家見一箇禮。一言爲定罷。顏夫人就對文輝的夫人拜了一拜。文輝的夫人也拜了。亮功的夫人實在爽快。將顏夫人頭上仔細一看。拔下一枝玉燕釵。就走到瓊華面前。與他戴上。瓊華兩頰發頰。用手微攔。亮功的夫人笑道。這是終身大事。不要害臊。羞得瓊華小姐置身無地。說又不好。避又不好。除下釵子。又不好了。低了頭。雙波溶溶。幾乎要羞得哭出來。他的母親與顏夫人看了。皆微微的含笑。衆少奶奶也都笑盈盈的。蓉華

見妹子著實爲難。便拉著他到闌干外看花。又到別處屋子裏去逛。衆少奶奶一齊跟著去了。亮功的夫人道。我這箇媒做得好麼。你們兩親家都應感激我。真箇是郎才女貌。分毫不差。比不得我們那三箇廢物。兩箇廢男。已經害了兩位姑娘。還有箇廢女在家。難道也能害人麼。這也就可以不必了。文輝的夫人道。你們兩位少奶奶。倒和氣麼。亮功夫人冷笑道。怎麼能和氣。人心總是一樣。難道我還能幫著兒子說媳婦不好。我自己看看。也過意不去。大房

呢。他外面還能忍耐。不過悶在心裏。閒時取笑取笑他。二房的性子。比我還燥。我們那老二。更不如老大。嘴裏勒勒勒勒的勒不清。毛手毛脚不安靜。我聽得常挨他媳婦打。打得滿屋子嚷。滿屋子跑。我也只好裝聽不見。花枝兒般的一箇媳婦。難道還說他不好。叫他天天與箇猴兒做伴。自然氣苦交加。我是最明白的。不比人家護短。說自己兒子好。也只有你妹夫。纔生得出這樣好兒女來。說得兩位夫人皆笑。且說衆少奶奶同著瓊華小姐。逛到一處。是箇

三小間的套房。甚是精緻。名書古畫。周鼎商彝。羅列滿前。內裏有兩箇小丫頭。送上茶來。沈氏少奶奶問道。這間屋子是誰住的。小丫頭道。是少爺住的。沈氏少奶奶道。少爺不在屋裏麼。小丫頭道。不在屋裏。衆少奶奶便放了心。逛起來。到了裏間。見小小的一張楠木床。錦帳銀鈎。十分華豔。似蘭似麝。香氣襲人。衆少奶奶見這屋子精雅。便都坐下。巴氏少奶奶是沒有見過子玉的。見鏡屏裏畫著一箇美少年。面粉唇朱。秀氣成采。光華耀目。覺眼中從未見過

這樣美貌人。便拉孫氏少奶奶同看道。姑奶奶你看這畫。畫得好麼。孫氏少奶奶一笑道。這箇就是我們將來的二姑爺。真畫得像。蓉華與沈氏少奶奶都來看子玉的小照。惟有瓊華不來。獨自走到書桌邊。隨手將書一翻。見有一張花牋。寫著幾首七言絕句。題是車中人。像是見美人而有所思。看到第三首末句。是押的瓊字韻。用的是仙女許飛瓊。第四首末句。是押的華字韻。用的是仙女阮凌華。瓊華看了。心裏一驚。想道。這位表兄。原來這般輕薄。他倒將

我的名字拆開了。押在韻裏。適或被人見了。怎好。遂趁他們在那裏看畫。卽用指甲挖去了那兩箇字。臉上紅紅的。獨自走了出去。那邊衆少奶奶也出來。巴氏少奶奶還將子玉的小照看箇不已。出來時還回頭了兩次。不覺失口贊道。這才是箇佳公子呢。衆佳人微笑。顏夫人著了鬟來請坐席。衆佳人方纔出來。這席分了兩桌。三位夫人一桌。五位佳人一桌。席間兩位陸夫人好不會講。這邊那幾位少奶奶也各興致勃勃。唯有瓊華小姐。今日心神不安坐。

在席間話也不說。心裏恨他的姨母將顏夫人的釵子戴在他頭上。便覺得這箇頭就有千斤之重。抬不起來。衆少奶奶知他的心事。雖尋些閑話來排解他。他卻總是低頭不語。懊悔今日真來錯了。這兩位夫人與衆佳人敘了一日。直到晚飯後定了更纔散。次日要說姑蘇會館團拜的事。一早梅學士先去了。聘才於隔宿已向子玉借了一副衣裳。長短稱身。只有元茂嫌自己的衣服不好。悶悶的不高興。見了子玉華冠麗服的出來。相形之下。頗不相稱。

便賭氣脫下衣裳。仍穿了便服。說道我不去了。子玉就命雲兒進去。稟知太太。將我的衣服拿一副出來。說李少爺要穿。雲兒隨即捧了一包出來。誰知子玉雖與元茂差不多高。而身材大小。卻差得遠甚。元茂項粗腰大。不說別的。這領子就扣不上。束起腰來。短了三寸。子玉道。不好。我的衣服你穿不得。不如穿我們老爺的罷。又叫雲兒進去。換了。拿了梅學士的衣服出來。這梅學士生得很高。兼之是兩件大毛衣服。又長又寬。元茂穿了。在地下亂掃。聘才替

他提起了兩三寸束緊了腰。前後抹了幾抹。倒成了箇前鷄胸後駝背。再穿了外面的猗猗裘。子玉又將箇大毛貂冠給他戴了。覺得毛茸茸的一大團。車裏都要坐不下去。惹得子玉聘才皆笑。帶了四箇書童出來。外面已套了兩輛車。四匹馬。子玉獨坐一車。聘才元茂同坐一車。一徑來到姑蘇會館。車已歇滿了。三人進內。梅宅的家人見了。迎上前來道。王少爺。顏少爺。等了多時了。諸位老爺。早已到齊。遂一直引至正座。見已開了戲。座中諸老輩。子玉尙有

幾位不認識。士燮指點他。一一見了禮。這些老前輩箇箇稱贊不休。隨後聘才元茂上來。與王文輝見禮。聘才還生得伶俐。這元茂又係近視眼。再加上那套衣服轉動不便。一箇揖作完。站起來。不料把文輝的帽子碰歪在一邊。文輝連忙整好。元茂也脹紅了臉。就想走開。偏有那司業沈公。年老健談。拉住了子玉。見他這樣丰神秀澈。如神仙中人。想起他那位嬌客來。真覺人道中。有天仙化人。魑魅魍魎兩途。便問了目下所讀何書。所習何文的話。子玉一一

答了。子玉尙是年輕。被這些老前輩。你一句我一句的贊。倒贊得他很不好意思。沈大人放了手。子玉等告退。來至東邊樓上。王恂顏仲清。便迎上來。都作揖道。我們已等了。怎麼這時候纔來。子玉道。今日起遲了些。那孫大哥。孫二哥。還沒有來麼。王恂道。也該快來了。王顏二人。又與聘才元茂。款接了一番。只見對面樓上。來了幾箇。先是劉侍郎的少君。劉文澤做主。請了史給事的少君。史南湖。吳閣學的外甥。張仲雨。姑蘇名士高品。國子監司業沈公之子。

沈伯才。天津鎮守海口巴總兵之子。巴霖。這兩位就是孫氏弟兄的妻舅。還有一箇本京人。原任江蘇知縣之子。馮子佩。尙未到來。這一班人。子玉除了南湖文澤之外。卻不認識。這劉文澤。字前舟。係中州世家。已得了二品廕生。爲人最是和氣。性情闊大。藹然可親。尤好結交。與徐子雲。華星北。均稱莫逆。那箇張仲雨。是揚州人。生得俊秀靈警。是進京來趕異路功名的。就住在他舅舅吳閣學家。一切手談博奕。吹竹彈絲。各色在行。捐了箇九品前程。是箇熱鬧。

場中的趣人。這高品是蘇州人。號卓然。是箇拔貢生。聰明絕世。博覽羣書。善於談諧。每出一語。往往顛倒四座。與沈司業有親。因此認得孫氏弟兄。時相戲侮。這沈伯才是箇舉人。年已三十餘歲。近選了知縣。將要赴任去了。是箇精明強幹的人。這巴霖卻從他父親任上來。看他姐姐的。他的相貌。與他姐姐一樣俊俏。年才二十歲。文武皆能。因與孫氏昆仲不對。情願住在店裏。與劉文澤倒是相好。當下王恂仲清引了子玉過去。與他們一一見了。彼此都是年

誼世交。各敘了些仰慕之意。劉文澤道。庸庵你請客。怎麼不通知我一聲。就是你請這二位生客。我們在一處也很好。何必又要另坐在那邊。王恂笑道。不是我定要與你們分開。庾香是不用說的。就是這李魏二位長兄。也是最有趣的人。我今日還請了孫氏昆仲。這兩位與衆不同的。沈大哥雖不淡洽。還不要緊。想能容得他。我實在怕巴老三。一見他們。就要鬧起來。衆人皆笑。巴霖道。王大哥。這就是你不該。你既然有三位尊客。就不應請那兩箇惡客。教人

食不下嚥。不過看著裙帶上的情分罷了。說得衆人大笑。高品道：最好最好。我們今日就并在一處。爲什麼食不下嚥。有了蟲蛀千字文。疊韻雙聲譜。還勝如漢書下酒呢。史南湘道：怕什麼。搬過來。搬過來。正席上有許多老前輩在那裏。巴老三想必也不動手的。王恂只得叫將那邊兩桌。就搬過這邊。一同坐下。南湘道：庾香。你今日就看見好戲。好人了。你纔信我不是言過其實呢。子玉笑道：你定的第一。我已經請教過了。南湘道：何如。可賞識得不錯。子玉笑

而不言。王恂道：你幾時見過的。子玉道：你好記性。那天還問你要飯喫。拉住了你。你倒忘了。南湘側耳而聽。聽這說話。詫異。將要問時。王恂笑道：冤哉冤哉。那箇那裏是袁寶珠。那是頂黑的黑相公。偏偏他的名字也叫保珠。庾香一聽。就當是你定的第一名。我也想著要分辯。就被那保珠纏住。沒有這箇空兒。南湘大笑。子玉纔知道另是箇保珠。不是花選上的寶珠。只見王家的家人報道：孫少爺到。嗣徽昆仲先到正席上見了禮。然後上樓。衆人都笑面相迎。

嗣徽舉眼一望。見了許多人。便作了一箇公揖。見了高品。沈伯才心中甚是喫驚。暗道。偏偏今日運氣不佳。遇見了這兩箇冤家。嗣元見了巴霖。也覺心跳。也與衆人見了禮。巴霖勉強強作了半箇揖。樓上分了四桌。劉文澤道。都是相好。也不必推讓。隨意坐最好。大家都要遠著孫氏弟兄。便亂坐起來。劉文澤。沈伯才。巴霖。張仲雨。坐了一席。史南湘。顏仲清。高品。拉了子玉過來。坐了一席。聘才。元茂。坐了一席。嗣徽。嗣元。坐了一席。王恂。只好兩席。輪流作陪。孫

嗣徽又之乎者也的。鬧了一會。問了魏李二位姓名籍貫。一面就擺上菜。喝酒。高品見嗣徽的臉上。肱膝更多了好些。喝了幾杯酒。那箇紅鼻子。如經霜辣子。通紅光亮。高品對著沈伯才笑道。天下又紅又光的。是什麼東西。不準說好的。要說頂贖的東西。伯才已明白。是說嗣徽的鼻子。便笑道。你且說一箇樣子來。高品道。我說。

紅而光。臘盡春回。狗起陽。

衆人忍不住一笑。嗣徽明白。瞪了高品一眼道。惡用是。覩

駢者爲哉。鷄鳴狗吠相聞。而達乎四境。衆人又笑。沈伯才笑道。我也有一句。

紅而光。屎急肛門脫痔瘡。

衆人恐正席上聽見。不敢放聲。然已忍不住笑聲滿座。巴霖道。我也有一句。比你們的說得略要乾淨些。卽說道。

紅而光。酒糟鼻子懸中央。

高品笑道。不好了。教你說穿了題。以後就沒有文章了。嗣徽道。好不通。這些東西。有什麼紅。有什麼光。卽說道。

紅而光。

便頓住了。再說不出來。衆人看了他那神色。又各大笑。嗣元呵呵的笑起來。那隻吊眼睛。索落落的滴淚。說道。我我我。我有一句。

紅紅紅紅而光。一一一團火球飛上牀。

衆人笑得難忍。將要高聲笑起來。顏仲清道。這一燒真燒得箇紅而光了。高品道。這一燒倒燒成了孫老二的三字。衆人不解其說。高品道。那救火的時候。自然說來來來。

快快救救救。搬什物的。搶搶搶。逃命的。跑跑跑。風是呼呼呼。火是烘烘烘。燒著東西爆起來。唼唼唼。剝剝剝。人聲嘈雜。嘻嘻嘻。出出出。不是一部三字經麼。巴霖道。孫老二還有兩門專經。你們知道沒有。高品笑道。我倒不曉得他還有專經。巴霖道。打手銃。倒溺壺。這兩門是他的專經。衆人聽他罵得太惡。倒不曉得他有何寓意。便再問他。巴霖道。也是箇三字經。打手銃是將將將。倒溺壺是別別別。衆人大笑。子玉贊道。這兩經尤妙。實在說得自然得很。從此

嗣元又添了一箇硃批三字經的渾名。嗣元將要翻臉。又因他父親在上。且從前被巴霖打過幾回。喫了痛苦。因此不敢與較。只好忍氣結舌。唯把那隻眼睛睜大了。很很的瞪著他滴淚。停了一會。見聘才的跟班走到聘才身邊道。葉先生送來的戲單。子玉過來與聘才同看。見頭幾齣是插花。三醉。議劍。謁師。賞荷。都已唱過。以下是功宴。瑤臺舞盤偷詩。題曲。山門出獵。回獵。遊園。驚夢。末後是明珠記。上的俠隱。子玉悄悄的向聘才道。戲倒罷了。只不曉得有琴

官的戲沒有一語未了。只聽得樓下有人嚷道。沒有袁寶珠的戲。是斷不依的。子玉等往下看時。卻是王文輝在那裏發氣。見一箇人只管陪著笑。又向文輝請安。又聽文輝說道。就是在徐老爺那裏唱一齣再去。何妨。況且定戲時。怎樣交代你的。那人道。這齣驚夢。有箇新來的琴官。比寶珠還好。大人不信。叫他先唱一齣瞧瞧。如果不中。大人的意。再趕著去叫寶珠來。包管不悞。劉侍郎道。也罷。唱了瑤臺之後。就唱驚夢也使得。那人答應幾箇。是看著文輝不

言語。也就進戲房去了。聘才向子玉道。你聽見沒有。子玉一點頭。心上很感激文輝。功宴唱完了。是瑤臺出場。子玉一見。喫了一驚。心上迷迷糊糊。倒先當他是琴官。又看不大像。比琴官畧大些。只見得這人如寶月祥雲。明霞仙露。香觸觸。春靄靄。花開到八分。色豔到十足。已看得出神。便問南湘道。這是誰。有此秀骨。南湘道。這箇算好嗎。只怕也難入品題。子玉知南湘故意譏誚他。便問仲清。仲清道。這就是花選上第二的瑤臺璧月蘇蕙芳。子玉嘆道。天地鍾靈。

盡于此矣。我竟如夏蟲不可語冰。難怪竹君怪我。南湘哈
哈大笑道。我也不怪的。幸你自行檢舉。文澤道。怎麼庾香
連蘇媚香也不認識。南湘道。他是秀才不出門。焉知天下
事。少頃瑤臺唱完。便是驚夢。子玉倒有些不放心。恐琴官
也未必壓得下這蘇蕙芳。且先聚精會神等著。上場門口。
簾子一掀。琴官已經見過二次。這面目記得逼真的了。手
鑼響處。蓮步移時。香風已到。正如八月十五月圓夜。龍宮
賽寶。寶氣上騰。月光下接。似雲非雲的。結成了一箇五彩
祥雲華蓋。其光華色豔。非世間之物可比。這一道光射將
過來。把子玉的眼光分作幾處。在他遍身旋繞。幾至聚不
攏來。愈看愈不分明。幸虧聽得他唱起來。就從夢回鶯轉。
一字字聽去。聽到一生愛好是天然。良辰美景奈何天。等
處。覺得一縷幽香。從琴官口中搖漾出來。幽怨分明。心情
畢露。真有天仙化人之妙。再聽下去。到一例一例裏神仙
眷。甚良緣。把青春拋的遠。便字字打入子玉心坎。幾乎流
下淚來。只得勉強忍住。再看那柳夢梅出場。唱到忍耐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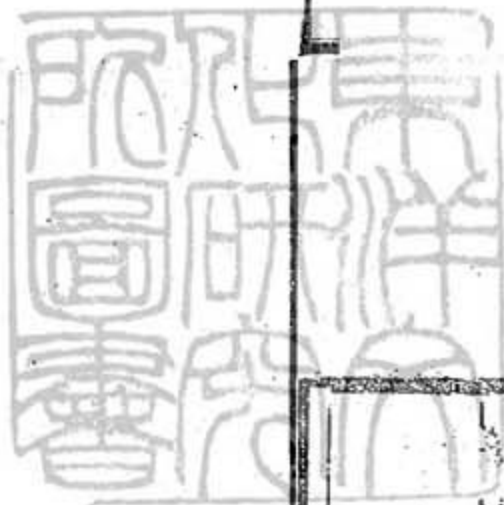
存一晌眠。聘才問道。何如。子玉並未聽見。魂靈見倒像附在小生身上。同了琴官進去了。偏有那李元茂。冒冒失失走過來。把子玉一拍道。這就是琴官。你說好不好。倒把子玉唬了一跳。衆人都也看得出神。原來琴官一出場。早已看見子玉。他是夢中多見了一回。今日已是第四回了。心裏暗暗歡喜道。難得今日。這位公子也在這裏。到第二次出場。唱那雨香雲片這枝曲子。一面唱。那眼波只望著子玉溜來。子玉心裏十分暢滿。文澤低低的對南湘道。這箇

新來的相公。倒與庾香很熟。你瞧這一片神情。盡注意著他。南湘向子玉道。這箇相公叫什麼名字。子玉道。他叫琴官。南湘道。你們盤桓過幾回了。子玉答道。我尚不認識他。文澤笑道。庾香叫相公。是要瞞著人的。這樣四目相窺。兩心相照的光景。還說不認得。要怎樣纔算認得呢。大家都微笑看著子玉。子玉有口難辯。不覺臉紅起來。這齣唱過。又看了陸素蘭的舞盤。金漱芳的題曲。李玉林的偷詩。都是無上上品。香艷絕倫。子玉唯有向南湘認錯而已。席間

那箇張仲雨。與聘才敘起來是親戚。講得很投機。聘才又把合席的人都恭惟拉攏了一會。子玉又見那些相公到正席上去勸酒的勸酒。講話的講話。頗覺有趣。又見他的舅舅王文輝。分外比人高興。後又看了一齣戲。正席上劉侍郎。梅學士。吳閣學。沈司業。先散。子玉見他父親走了。天也不早。也要回去。剛起身時。忽見一箇美少年上樓來。文澤的家人說道。馮少爺來了。馮子佩上前與眾人見禮。子玉見他還不過十八九歲。生得貌如美女。十分嫵媚。劉文

澤道。人家都要散了。怎麼這時候纔來。馮子佩道。我早上進城。到錦春園華府去拜年。原打算不耽擱的。華星北定要拉住吃了飯。又聽了他們幾齣戲。纔放我走。還是急急的趕出來的。子玉同了元茂。聘才告辭。諸人都送到樓門口。文澤王恂。仲清送下樓來。文澤對子玉道。初九日弟備小酌。屈吾兄一敘。作箇清談雅集。人不多。就是竹君。劍潭。庸庵。卓然。幾位。吾兄斷不可推辭。子玉應允。又謝了王恂。聘才元茂。也同道了謝。一徑先回。那些人又談了一會。也

各散去。不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所入
圖
書

